

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强 见习记者 郭玉洁

床突然剧烈晃动，简易衣柜倒了，墙上的画框掉了，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摔在地上。9月5日中午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磨西古镇一家民宿里，员工樊敬正在宿舍准备午休，突然意识到地震了。她的宿舍位于地下室，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她想着要被埋进去了，顾不上穿鞋就往外跑。跑出房门，樊敬发现遍地扎脚的碎瓦片，一位同事抱起她跑到了安全地带。另一位同事在厨房炒菜，跑出来时手里拿着锅铲，说“柜子里的碗全摔了出来”。

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：9月5日12时52分在四川甘孜州泸定县(北纬29.59度，东经102.08度)发生6.8级地震，震源深度16公里。此次地震震中在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，震中20公里内的乡镇有磨西镇、得妥镇和燕子沟镇。5日下午，四川甘孜州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介绍，经初步勘察，震中磨西镇、燕子沟镇通信中断。

不少地方陷入了短暂的失联状态。家在成都的刘俊开始不断拨打电话，其父亲、叔叔在海螺沟景区入口处的磨西古镇开超市。他给父亲、叔叔、超市楼上的民宿、超市隔壁的饭店，一连打了五六十个

他们在余震中一夜未眠

电话。李娟在磨西古镇开了7家民宿，9月5日她在成都。地震后，手机上7个客栈的监控全都断了线，20多个在磨西的员工全都失联了，她一下午打了100多个电话。

惊魂未定的人们想尽办法和外界联系。地震发生时，泸定县得妥镇的陶鑫刚收到地震预警信号，倒计时都还没开始，就被地震波从沙发上颠了下来。从二楼卫生间跑到一楼，发现自家大门在地震中变形，无法打开。他返回二楼，站在阳台喊人撞开门，才逃出来。

等他打算联系住在县城的老婆孩子时，发现手机没了信号，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，他急哭了。街上到处站着人。那会儿，由于通讯失联，镇子上的很多人都在叫喊着不同的名字，寻人。

他开始寻找他在镇上的亲戚、朋友，并确认了他们的安全。随后，陶鑫又赶往5公里外，老丈人所住的联合村，路一度因山体滑坡被阻断，他冒险从滑坡区跑了过去。那条原本步行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，

他只花了半个小时，根本不知道累。

路上，他看到有人从大渡河东岸开船，去接被困在大渡河西岸的掰玉米的农民，看到岸边有担架床和救护车正等待转移伤者，看到有附近的村民从山上逃下来，也看到有人背着受伤的村民往镇上赶，而附近的山体仍然滑坡不断。

他在一处山坡边的小路上遇到了正下撤的老丈人，心里的石头一下就掉下来了。陶鑫说，老丈人下撤时险些被一堵倒塌的墙砸中。

他带着老丈人安全回到镇上，又骑着摩托车去找手机信号，打算给县城和其他地方的亲戚朋友报平安。摩托车是在镇上借的，人们免费提供自家摩托车，把钥匙留在摩托车上，随便哪个都可以骑。

他骑着摩托车，沿着S211省道一路往北，向县城方向前进。路上，他看见不少从山上滚落的巨石，在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

大坑，还遇到许多救援队的车，也有不少社会车辆，有的从县城方向来寻人，也有往县城走报平安。

陶鑫跑到20多公里外的兴隆镇，才找到手机信号。信号断断续续的，陶鑫说，只要能打电话就证明人还在嘛。他打了二三十个电话，让电话那头的人互相转告，都是安全的，不用担心。

5日下午6点多，李娟也联系上了在磨西古镇的员工。李娟的七家民宿中的一个房屋受损最严重，整体向后倾斜。其他房屋主体结构稳固，但墙体开裂。她非常心焦，恨不得赶快飞回去。她估计，这次的经济损失要超过100万元。员工还告诉她，古镇有一栋7层建筑只剩下大约4层。

樊敬从宿舍逃出来后，在磨西古镇拿着相机边走边拍，想记录一下。她告诉记者，古镇中古街建筑损毁最为严重，处于半塌状态，古镇中现代建筑多数主体结构完好。她看到一栋木质建筑的一层全部垮塌，一栋四层木质建筑处于倾斜状态，路边有摩托车被砸，有轿车玻璃被砸碎。古街建筑多为木质结

构，屋顶加盖瓦片，很多瓦片掉落下来摔碎。樊敬看到，海螺沟幼儿园建筑主体结构完好，庭院中两堵围墙倒塌。5日下午，她看到幼儿园孩子被转移到位于一家酒店门前的广场安置。

当天夜里，36岁的陶鑫跟其他年轻人一起加入到救灾的队伍中。他们在断断续续的余震中帮忙搬运帐篷、面包，在临时安置点烧开水，发矿泉水，有的是在镇子上自筹的，有的是救援车辆拉来。他一直忙活到凌晨3点，发现很多人并无睡意，他自己也睡不着。

很多人一直都还没怎么睡，还有很多人到现在还联系不到家人。陶鑫说，许多

决战缙云山：火与灯汇成人字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龚阿媛 记者 马宇平

杨元凯希望火烧得快一点，离他再近一点。

四号隔离带，是阻挡山火进入重庆缙云山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这位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的班长，站在3号点的小山坡上，带领着6个队员架着水泵，等火从悬崖底部窜上来。

火从两个方向来。西侧的山火已经烧了4天4夜，虎头山最初的3个起火点，经过不断复燃，烧过了城门洞、马鞍山，直逼缙云山。森林发出噼里啪啦的灼烧声，越发清晰。杨元凯目测，火距离他只有20米了。此时是8月25日19时40分。



2022年8月25日晚，重庆救援人员筑成灭火长城，守护森林最后一道隔离带防线。

图片来源：人民视觉

理有些混乱，立马召集了现场的5个人，让他们分别管理30个人，要求大家做到不堵马路，不添麻烦，随叫随到。

张俊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加入了摩托车大军。他在摩托车队里号称“骑125的大神”。2019年他用一辆豪爵摩托车，在重庆举办的中国摩博会上，万人面前耍特技而出名。他从十几岁开始骑摩托车，后来开大货车、买卖二手车，给摩托车品牌打广告，晚上还兼职跑摩托车赚钱。北碚区摩托车起步价6元，一晚上他总能赚个几十上百元。

8月21日晚，他召集了十多个熟悉的摩托车车友前往第一个起火点，虎头山。谭玉涛接到他消息时，已经结束了晚上9点半的厨师工作，正在跑摩托车赚外快，当时他刚赚到20多元。两人是十多年的好友，谭玉涛一身短裤短袖，踩着拖鞋就赶去了火场。

第二天早上8点，张俊发送了一条需要摩托车骑士志愿者的抖音，很快有超过60万的观看量。他的电话被打爆了，骑车的时候都需要腾出手接听电话，有些是志愿者报名地点问火场地址，有些是捐送物资。他顾不上一条条回复，之后的召集消息他都发在朋友圈或是抖音上，广而告之。

私家车、摩托车、越野车都加入进来了。三种车型在马路、山路、土路上接力运送物资、志愿者、救火官兵。

这些交通工具也不能把大家送到火场点，技术好、胆子大、开着越野摩托车的骑手勉强可以骑到隔离带的第二点位，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。大多数时间，志愿者只能扛着物资向上攀爬。

端最宽阔的位置，向山顶汇合，形成了一个人字。

2

21时15分，反攻过去半小时。火终于从隔离带低处，自下而上，窜到了3号点位，距离杨元凯不足10米。他们面前形成一堵火墙，只见滚烫的红光与浓烟，火星落在头上、身上，热浪把他们烤得通红发烫。

透过浓烟，杨元凯瞥见蓄水袋中，水只剩下三分之一。手里靠汽油发动的水泵已经滚烫，他感到了害怕。

决战当天，隔离带高处点位的水和灭火器一度短缺。

志愿者陈正乾走到5号点时，已经没有物资让他们向最后一个点传递了。等不到物资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徘徊在五号点附近的区域，寻找黄土里被掩盖着的水和灭火器。如果幸运找到没有喝过的水，他们就会留给前方的官兵。一个老先生口渴，在旁边的土里，刨出七八个瓶子，才勉强凑成一瓶水。

人越往上走越少。

陈正乾一行15人，在最初的物资集中点，被安排直接支援5号点。从4号点到5号点，是隔离带上两侧距离最窄的一段，总攻前指挥部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已经撤走了大批志愿者。他们刚走上隔离带，同行中的3个人被拉进旁边的森林里去扑灭火星。

除了保证山上物资畅通供应到各个点位，志愿者对隔离带进行最后一次检查，容易起火的东西要清理干净。决战前一个小时，隔离带被排查出一个空白区。

杨泽旭紧急集结了200名专业志愿者，他们到达时，明火已经烧到离空白区十几米的地方。志愿者需要跳下一个约5米高的坎，砍净附近的杂草树枝，清出约20米宽，三四十米长的区域。天色已黑，那个区域长满了草，无法判断下面是否有深沟，没有人犹豫，拿着镰刀，一窝蜂地往下跳。

有人晕倒在半路。一个志愿者医疗群统计的数据，决战当天中暑的人最多，其次是烫伤。

冰块，在骑手们的背兜里滚动。消防官兵把冰块包裹进毛巾，紧急降温，防止

器。一名志愿者回忆。

隔离带上，有高中模样的少年，短袖的肩膀部位已经渗出血印。几个少年在休息时围坐在一起，讨论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活。60岁左右的退伍老兵，说自己年龄大了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尽自己的全力，将一把二三十斤的油锯送往隔离带的最高处。穿着运动紧身裤的健美女孩，背篓里装着三支灭火器，两只手还分别提着一支。她也不和谁说话，只低头飞快地走，别人送一趟的时间她可以送两趟。

一个在火场待了4天的志愿者总结：提一支6公斤的灭火器上山至少要半个小时，但是用完一支只要30秒到1分钟。

3

风向变了。21时40分左右，半山腰的明火才刚刚控制住，5号点的火灭了又来，风一吹，火更旺了。

除了头顶上的一排灯，陈正乾已经看不清周围的环境，眼前只剩下火光、黑烟和黄土。

他与缙云山已经结缘20多年，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他，2007年创作了《缙云情话》，这后来成为了他的代表作。他在画作中，用了象征尊贵帝王色的明亮黄色，代表河流，给寂静的山脉增加激情与动力。

如今，缙云山脉最扎眼的黄色，便是他面前的这条漫天黄土的隔离带。

他所在的5号点位，是隔离带上最窄、最脆弱的区域，宽度只有10米左右。挖掘机曾在开垦过程中，坠入森林。当时，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大队长罗绪涛听见呼喊，赶紧带着队员顺着划痕，在下面100多米处，找到了挖掘机的残骸。挖掘机整个翻了个身，底座的履带朝上，手臂被整个机身压在了最底下，驾驶室已经解体。

罗绪涛找到驾驶员时，只见他脸上毫无血色，还有意识可以对话。他们将他放在担架上，通过接力送到了山下的医院。检查后发现，驾驶员身上多处骨折。

罗绪涛见证了第4号隔离带从一片森林变成土坡。

早在22日，指挥部就把这里作为最后的防线，开始着手准备了。22日16时，罗绪涛刚刚结束了江津扑灭山火的任务，带着80余名官兵转战北碚。他们看着第一台挖掘机驶入森林，当时距离他们3公里以外的一道隔离带失守。

迫于形势，尽管罗绪涛带领的80多人里，有很多新兵，但不得不全部上阵，通宵作战。他安排老兵和新兵交叉岗位，让彼此记住前后方是谁，来确保队员的安全。

之后的几天时间里，他们不断拓宽隔离带的宽度，民间油锯手们也加入其中。志愿者群里，大家都把这条隔离带视为最后的一道防线。

首先由挖掘机对陡峭的地形进行平整，官兵和油锯手们再负责切断粗壮的树枝。不会用油锯的志愿者就用砍刀，对着小一点的树枝砍伐，还有志愿者听说会油锯可以上前线，就汇报了名，到现场再看说明书或网上的视频，学怎么使用油锯。

松树油脂多，有些直径超过了50厘米，砍伐一颗大松树，需要至少5分钟。而一把油锯往往砍几棵大树，链条就会出现松动，现场还有专门负责维修和调试的志愿者，负责给他们上油，把链条上的泥土清理干净。

终于，在8月25日下午5点45分，4号隔离带被打通，全长1.36公里，平均宽度达60-80米。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。

此前，虎头山的隔离带在23日晚22时左右，失守。这道隔离带的最后100米，刚好是一段悬崖，挖掘机无法到达，没有完全打通。当时，负责这道隔离带的官员，最坏的预期便是火从这个悬崖处烧起来。为此，他们利用飞机不断对那片森林植被洒水。

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火势果然从那里悬崖向上窜，悬崖两端的树木在空中

战士们不知道凌晨3点，曹怀锋接到任务，要检查拉到璧山区的水管供水是否正常。那没有叫醒刚刚下火场的队员，独自一人走小路去检查水源，蚂蚱在头灯前乱撞，沿途还有墓地上的花圈带给他惊吓。走到罗清湾，曹怀锋看着源源不断的供水，又赶紧返回，担心后面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

隔离带6号点所在的山脊，另一面就是璧山。25日下午5点之前，两处隔离带在山顶汇合。必须要两股力量，同时才能保住，曹怀锋事后偶尔也会想，如果那天任何一方的总攻失败，另一方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。

26日8时30分，随着璧山区火场得到控制，两个区所有明火全部扑灭。

凌晨两点，5号点位传来了快餐，陈正乾和志愿者们又饿又累，也不舍得吃，留给了救火官兵们。就连一包豆干，也顺利通过了5号点向上传着。一下山时，陈正乾装满药品的包，只剩下两支掉落在底部的葡萄糖。

谭玉涛站在山顶看见火被控制之后，又忙着运输志愿者下山，从晚上12点，一直送到凌晨4点。回家后，他高兴地喝了两瓶啤酒，睡前退出了所有的志愿者群，手机终于恢复了正常。

总攻前的两天三夜里，孙黎和邹银银他们一共运了约3000块冰。孙黎后来因为劳累过度去到医院输液，大家带着礼物去看望他。一个塑料桶里装着一大块冰和一条毛巾，作为这段特殊时光的见证。

北碚消防里做公众号的工作人员，把志愿者们手牵手、和他们熬煮的图片选作封面首图。

陈正乾总攻结束后去清理垃圾，离开前抓了一把山火结焦的灰，一把山路上的粉尘，土灰中刚好有火灰，烫到了手。

罗绪涛继续带着队员坚守在隔离带上，27日一天，他们扑灭了近40多处余火。他准备以后有机会带着孩子到隔离带从头走到尾，一个点一个点地给他们讲当时发生的故事。

2000年的贵州新兵，在入伍后专用的日记本里，记录着这一场战役。

一场大火，给4号隔离带留下了松散的黄土、随处可见的石块和烧得焦黑的树枝，这更接近了它原本的名字——这段隔离带所在的地方叫“挖断坎”。

这一次，人胜利了。

2

21时15分，反攻过去半小时。火终于从隔离带低处，自下而上，窜到了3号点位，距离杨元凯不足10米。他们面前形成一堵火墙，只见滚烫的红光与浓烟，火星落在头上、身上，热浪把他们烤得通红发烫。

透过浓烟，杨元凯瞥见蓄水袋中，水只剩下三分之一。手里靠汽油发动的水泵已经滚烫，他感到了害怕。

决战当天，隔离带高处点位的水和灭火器一度短缺。

志愿者陈正乾走到5号点时，已经没有物资让他们向最后一个点传递了。等不到物资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徘徊在五号点附近的区域，寻找黄土里被掩盖着的水和灭火器。如果幸运找到没有喝过的水，他们就会留给前方的官兵。一个老先生口渴，在旁边的土里，刨出七八个瓶子，才勉强凑成一瓶水。

人越往上走越少。

陈正乾一行15人，在最初的物资集中点，被安排直接支援5号点。从4号点到5号点，是隔离带上两侧距离最窄的一段，总攻前指挥部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已经撤走了大批志愿者。他们刚走上隔离带，同行中的3个人被拉进旁边的森林里去扑灭火星。

除了保证山上物资畅通供应到各个点位，志愿者对隔离带进行最后一次检查，容易起火的东西要清理干净。决战前一个小时，隔离带被排查出一个空白区。

杨泽旭紧急集结了200名专业志愿者，他们到达时，明火已经烧到离空白区十几米的地方。志愿者需要跳下一个约5米高的坎，砍净附近的杂草树枝，清出约20米宽，三四十米长的区域。天色已黑，那个区域长满了草，无法判断下面是否有深沟，没有人犹豫，拿着镰刀，一窝蜂地往下跳。

有人晕倒在半路。一个志愿者医疗群统计的数据，决战当天中暑的人最多，其次是烫伤。

冰块，在骑手们的背兜里滚动。消防官兵把冰块包裹进毛巾，紧急降温，防止

罗绪涛听见呼喊，赶紧带着队员顺着划痕，在下面100多米处，找到了挖掘机的残骸。挖掘机整个翻了个身，底座的履带朝上，手臂被整个机身压在了最底下，驾驶室已经解体。

罗绪涛找到驾驶员时，只见他脸上毫无血色，还有意识可以对话。他们将他放在担架上，通过接力送到了山下的医院。检查后发现，驾驶员身上多处骨折。

罗绪涛见证了第4号隔离带从一片森林变成土坡。

早在22日，指挥部就把这里作为最后的防线，开始着手准备了。22日16时，罗绪涛刚刚结束了江津扑灭山火的任务，带着80余名官兵转战北碚。他们看着第一台挖掘机驶入森林，当时距离他们3公里以外的一道隔离带失守。

迫于形势，尽管罗绪涛带领的80多人里，有很多新兵，但不得不全部上阵，通宵作战。他安排老兵和新兵交叉岗位，让彼此记住前后方是谁，来确保队员的安全。

之后的几天时间里，他们不断拓宽隔离带的宽度，民间油锯手们也加入其中。志愿者群里，大家都把这条隔离带视为最后的一道防线。

首先由挖掘机对陡峭的地形进行平整，官兵和油锯手们再负责切断粗壮的树枝。不会用油锯的志愿者就用砍刀，对着小一点的树枝砍伐，还有志愿者听说会油锯可以上前线，就汇报了名，到现场再看说明书或网上的视频，学怎么使用油锯。

松树油脂多，有些直径超过了50厘米，砍伐一颗大松树，需要至少5分钟。而一把油锯往往砍几棵大树，链条就会出现松动，现场还有专门负责维修和调试的志愿者，负责给他们上油，把链条上的泥土清理干净。

终于，在8月25日下午5点45分，4号隔离带被打通，全长1.36公里，平均宽度达60-80米。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。

此前，虎头山的隔离带在23日晚22时左右，失守。这道隔离带的最后100米，刚好是一段悬崖，挖掘机无法到达，没有完全打通。当时，负责这道隔离带的官员，最坏的预期便是火从这个悬崖处烧起来。为此，他们利用飞机不断对那片森林植被洒水。

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火势果然从那里悬崖向上窜，悬崖两端的树木在空中